

他是天上星

1

「前两天，我跟陈卓延睡了。」

沈周懿说这话的时候，一手挽着我的胳膊，一手正漫不经心地在商场衣架上挑挑拣拣。

云淡风轻的语气之下，是我近乎心肌梗塞的弱小心脏。

沈周懿，我的朋友。陈卓延，我上司的上司，老板的老板。

我强迫自己冷静，脑海里忽然自动播放起上周末，她在我们公司庆功宴上喝得酩酊大醉、躺倒在陈卓延那一桌的情形。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只想骂自己蠢货。

在那天我就该意识到了！

她沈周懿，一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二作为知名酒场豪杰，她什么时候在饭桌上倒下过？甚至于事后还语句通顺地给我发来消息，叫我结束后不用等她，她自有去处。

一整个晚上，我除了躲在人群背后给大领导敬了几杯酒，就是坐在角落埋头猛吃，散场的时候裤腰带都有点扣不上。

眼前的沈周懿手上毫不手软，选衣服跟选白菜一样拿了一大堆，全扔到收银台买单。

POS 机「咔咔」出纸的声音无比悦耳，她冲我挥舞了一下手上的黑卡，坏笑着眨眼：「陈卓延的卡，不刷白不刷。」

其实再仔细回想一下，在我第一次给她看我司年会照片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对陈卓延起了兴趣。

那段时间她经常关心我的工作，还在网上搜集了不少陈卓延的资料——名校毕业，工作狂人，情史干净，成功人士里的一股清流。

作为陈卓延助理的助理，我平时连他的一片衣角都接触不到。

不过是短短一场可携亲带友的庆功宴，他居然就直接被拿下了。

不得不说，这就是沈周懿的独到之处。她实在是个顶级的绿茶，一位站在情场食物链顶端的究极猎手。

正当我俩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商场的时候，她却突然停下了脚步。

顺着她的视线看去，商场外侧的巨型 LED 屏上正在直播公司的一场女装新品发布会。

摄像头摇晃着扫过后场，陈卓延的身影一闪而过。

他背对着镜头，微微弯腰，俯首在一位模特嶙峋美丽的蝴蝶骨上印下轻轻一吻。

模特是丁青，陈卓延对外公开的正牌女友。她的脊背总是挺得很笔直，看起来优美又高贵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沈周懿久久都没有挪动脚步。

「这种女人一定很傲气。」

她定定地仰望大屏，捏住我胳膊的手微微颤抖，瞳孔微缩，兴奋不已，翘起的嘴角包含了一丝恶意，眼中慢慢浮现出猎杀前的快感：「他们不会合适的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看吧，这就是她。

她喜欢陈卓延吗？未必。

她喜欢的是捕猎的成就感，是靠将别人踩在脚下获取的自我魅力的证明。

她从小就这样，也是她让我理解了什么叫顶级绿茶——可以伏低身段取悦别人，但最终目的是取悦自己。

可以说，我一开始给她展示陈卓延的目的就不单纯——如果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别人的身上，我应该就是安全的吧。

我再次小心翼翼地思忖了一番，最后决定赶紧抓住机会老实交代：「那个，我谈恋爱了，还计划在今年结婚。」

「什么！」沈周懿果然立刻收回了视线，瞪大眼睛看着我，
「对方是谁？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？我怎么不知道？」

见我讪讪笑着，她立即心下了然，眯起双眼咬牙切齿道：「好啊，你居然故意瞒我，胆子肥了啊。」

沈周懿冷哼一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手挠我腰侧的痒痒肉：「不管了。刚好下个月我过生日，把他带来！沈姐姐给你把把关！」

我尖叫一声，被她挠得不行，连连点头答应，沈姐姐才气呼呼地作了罢。

2

眼见着沈周懿的生日越来越近，我窝在沙发上，咬着指甲给她选礼物。

最近在白天的工作上就没少选礼物，回到家还要继续给这位姐姐选，实在有些头大。

这时，手机「嗡嗡」进来了一条消息，是快递发来的系统提醒：您的快件已被拒收，正在退回中。

这好像已经是被连续拒收的第七个了。

珠宝、鲜花、包包、鞋子等等等等，每一个都试过了，没一个有用的。

我把消息截了个屏发给郑助理，然后抬眼看了眼沈岸。

他正坐在旁边的餐桌后方，一门心思地处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。他独自在城市奋斗，一路都很努力，也很争气。

我看一眼手机，又看一眼他。

这套动作重复过好几次后，他一把合上笔记本，径直走到我身边坐下，好笑道：「直说吧。」

「呃，」我将脑袋轻轻搁到他的肩膀上，语气快速又小声，「我有个很好的朋友，想让你们见个面。」

沈岸点点头，姿态很淡定：「我知道，那个沈周懿对吧。」

他调整了一下坐姿，也将脑袋搁到我的脑袋上，语带笑意：「也该见见了，总是听你提起她，搞得我都好奇。」

说罢，他伸手揽住我的腰，和我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姿势，我们也经常这样。

电视上正在播一条娱乐新闻。

星光大赏的红毯结束后，一群记者团团围住丁青，几十个话筒齐齐对准，询问她对于男友被拍到在地下车库与疑似圈外人车震有什么看法。

屏幕中的她穿着大露背的薄纱礼服，户外的猎猎寒风将蓬松精致的刘海吹得贴在脸上，在周围乌压压的一片羽绒服中间，她显得有些势单力薄。

新闻的中途还插入了狗仔偷拍到的画面，镜头拉得很远，摇晃的动态画面模糊不清。

但即使是在这样的高糊画质下，其他人可能看不出来，我却能一眼认出里面的人就是沈周懿。

她是身段略微丰腴的美人，穿丝袜的时候，大腿收口处会勒出一圈微凸的软肉，十分荡人心弦。

我又不可控制地想起了那天逛完街告别时，她对我说过的话。

「哪怕那男的是个圣人，丁青的身材对他而言也有点过于高冷了，更何况是那种性格。」

她的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「牛肉是上等的好吃，但情欲要下等的才最快乐。」

我无法描述我心中的震撼。即便我一直都非常清楚，她是恋爱关系里的天才，轻易能拿捏住陈卓延这种普通女孩们心中高岭之花般的存在。

那些男女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她信手拈来，换成我恐怕这辈子也参不透。更何况她野心勃勃，目标明确，也十分豁得出去。

手机又是「嗡嗡」一声，这回是郑助理发来的回复。

我的眼睛黏在了电视上，等待着后续，心里居然有点紧张。

一阵短暂的沉默后，丁青黑着脸，冷着声音说她并不清楚具体情况，目前两人已经分手。

说完便匆匆离去，镜头里只留下了那个依然挺直、高贵又骄傲的背影，看起来竟透出了一丝单薄和孤独。

直到画面切给了别的娱乐明星，我这才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消息不长，只有短短一行字——

「刚刚和陈总确认，以后都不必再送。」

我有些错愕地张开口，这场战役似乎连进攻的号角都还没正式吹响，就已经匆匆分出了胜负。

实在是令我叹为观止。

沈周懿啊沈周懿。

她能轻易挑动男人们心里那一点松动的角落，这胜利来得太容易，也难怪这么多年，她一直都没有停止抛洒石榴裙并且乐此不疲。

沈岸安稳的呼吸拂过我的头顶，他闭上眼睛，已经一顿一点地打起了瞌睡。

我悄悄移开一点位置，目光一扫过他光洁的额头、挺直的鼻梁、红润的嘴唇，最后落在他锁骨处凹下去的小窝上。

不可否认，沈岸事业有成，长相优秀。虽然比不上陈卓延，但也已足够优质。

也许是被沈周懿耳濡目染，学得了一点皮毛，又加之一些运气，我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他。

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沈岸差不多是我踮踮脚能够上的最好选择了。

但是让他们见面真的合适吗？

事情真的会如同我预料的那样发展吗？

我不免心中忐忑。

但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，只能稍微挪动一下身体，将不安压下去，脑袋深深埋进沈岸暖融融的怀抱中。

3

沈周懿把生日饭选在了一家很有品味的粤餐厅。

在那之前，我开始有意地把沈岸平常用的日化和香水全都换成了我的同款香型。

据说这样会让男性对对方的味道产生依赖，而大脑则会把这种刺激潜移默化地认定为爱情。

这招还是以前上学时沈周懿教我的。

她躺倒在我宿舍的小床上，一边翘着脚涂指甲油，一边眉飞色舞地跟我讲她的新发现。

「不是有句话叫『想拴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拴住男人的胃』么，其实不全面。想让男人长久爱你，就要让他的五感都习惯你，除开味觉，还有视觉、听觉、嗅觉，这些全都能作点弊。」

沈周懿真的太会了。

所以在生日饭前，我曾多次且强烈地要求她也带上男朋友一起，理由是担心沈岸一个男生尴尬。

但是真正的理由可能她和我都明白，无非是我想给自己多加一道保险。

从小我就样样不如她，既没有她漂亮，更没有她聪明。

她只有我一个女性朋友，因为我毫无威胁，扮演的向来都是一个合格的绿叶角色。

虽然实际上她也并不需要女性朋友，毕竟征服雄性的快感就足以叫她浑身战栗。

她总是这样跃跃欲试，热衷于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无上的魅力。但是这次，我想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

不过一开始我也确实没料到，这顿饭陈卓廷真的会来。

他先开车去接了沈周懿，到得稍早一些，很有礼貌地站起身来分别同我和沈岸握手，手掌干燥有力。

沈周懿仅仅握了一下沈岸的手指尖，并且是浅浅一触就松开了，对着沈岸落落大方地打招呼，眼带笑意：「久仰大名，我

们是本家哦。」

趁着他们寒暄，我偷偷打量了一下陈卓延。

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。

在这之前，我只在公司开大会的时候远远见过他。

他今天穿了一件很休闲的连帽卫衣搭配浅蓝色牛仔裤，头发也不再是根根分明地梳上去，而是柔软地垂挂在额前，就像个普通的英俊男青年。

他距离我如此之近，换在以前，我是万万不敢想象的。

我们现在能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，跨越了普通的上下级关系，全都多亏了沈周懿。

陈卓延很绅士地给一桌人倒满水，把菜单递给沈周懿点菜。

我想，沈周懿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和沈岸的同款香味。

接过菜单后，她把脸藏到大大的菜单本后面，揶揄地冲我挤了挤眼，无声地对我做了个「放心」的口型。

她是危险却又迷人的无敌反派角色。

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连忙垂下脑袋闷声喝水。

沈岸是职业律师，私下里同样是很有谈吐的人，陈卓延自然也不差。

沈周懿会对沈岸产生兴趣吗？我暗自偷偷揣测。

我很清楚，沈岸完全符合沈周懿的审美。

这一顿饭吃了将近三个小时，全程都很轻松愉快，几乎没出现过冷场。

最后是陈卓延去买的单。

临走前，沈周懿站在餐厅门口冲我和沈岸挥手再见。

「要好好加油哦。」她笑嘻嘻地对沈岸说，大喇喇地伸手正准备拍拍沈岸的肩膀。

我心里一动，赶紧不动声色地走到他们中间隔开，在沈周懿已经抬起的手上轻轻击了个掌。

她显然有些吃惊。

这时陈卓延刚好买完单回来，沈周懿很快就调整好状态，软绵绵地靠过去，抱住陈卓延懒洋洋地撒娇。

今天的她全程都对沈岸保持着适度密集的交谈，亲疏得当，更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，可以说是再完美不过的表现了。

但是我的心里却没来由地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

也许是我太了解她了。

等稍微走远一点，我掏出镜子补口红。在镜子的反光里，我看到他们还没有离开，站在餐厅门口甜蜜蜜地拥抱。

只是沈周懿的脸搁在陈卓延的肩膀上，望向我和沈岸的方向，若有所思。

会顺利吗？

回家的一路上我都心事重重。

沈岸明显注意到了，他一到家就转过身子，一只手圈住我的肩膀，另一只手托住我的臀紧贴向他的身体。

「想什么呢。」带着些许湿意的唇齿沿着我脸部的轮廓一路下滑，直至耳边厮磨。

隔着薄薄的两层衣服，我可以清晰感受到他胸口炙热的温度：「你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你，你那么好。」

沈岸愣了一下，紧接着低声安慰我：「放心吧，那样的不是我的菜。」

我顿时心里一沉。

他低下头亲吻我的颈肩，辗转绵延至胸口。

我抬起手臂紧紧攀住他的脖子，意乱情迷，努力热烈地回应他。

今天，他们两人都叫我放心。

可是我手无寸铁，更加不是沈周懿的对手。

心脏一下下收紧，心口的乌云愈加笼罩。

不安始终无法散去。

4

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自那天之后，总觉得沈岸加班的时候变多了。

他的工作一直很忙，压力也大。

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自己心理阴影导致的神经质。

我开始时常检查沈岸换下来的衬衫，仔细寻找有没有掉落的长发，又或者将脸深深埋进他脱下来等待换洗的衣物里，用力抽动鼻子，嗅闻是否存在某些陌生的香水气味。

更可怕的是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询问、探查沈岸的行踪。

沈岸从一开始的耐心解释，到后来皱着眉不出声。

他可能还爱我，但是肯定没有那么喜欢我了。

我很恐慌，心里也很清楚，这些举动会让人心生厌烦，但是我无法自控，总是要去想，试图盘查。

每一个沈岸晚归的日子，我都坐立不安，活受煎熬。

我在把他推得离我更远。

我知道这不正常。

但是我改变不了。

有好几次我在楼上，从窗户看下去能知道沈岸的车停在楼下。

他就坐在车里抽烟，火光明明灭灭，却久久不愿上来。

沈周懿依然会时不时地来找我出去玩，我们一起购物，做美甲，全都刷陈卓延的卡。

在这期间，陈卓延偶尔也会打来电话。

沈周懿要么就在一顿狂买途中，要么就在屏息凝神地看美甲师给她刷甲油胶，嘴里往往「嗯嗯啊啊」，含糊回答。

感觉并不是很上心。

「你是找到新猎物了吗？」我问她。

沈周懿正慢悠悠地从美甲板上选花样，她眼角扫我一眼，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「你猜。」

语气轻佻，含娇带嗔，叫人又爱又恨。

我和沈岸今年就要结婚，她再没节操应该也不至于对朋友的准老公下手。

我这样想着，同时对陈卓延感到由衷同情。

她的兴趣往往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爱上沈周懿这样的女人，再了不得的男人也不是她的对手，只能被捏在掌心玩得团团转。

她的心里没有感情，只有胜负。

而爱情这回事，向来都是谁先动心谁先输。

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一点半。

客厅传来轻微的「咔哒」一声响，门终于开了。

我「唰」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快速质问道：「你到哪里了？」

沈岸深蓝色的西装搭在左手胳膊上，显得有些许疲惫。

他望向我，眉头慢慢皱了起来：「和客户喝了几杯。你别这样，我压力很大。」

接下去几句关切的话语顿时如鲠在喉。

我顿了顿，的确是我咄咄逼人了。

「对不起啊。」

我心下有些后悔，只好啜嚅着小声道歉，一路小跑过去，接来他手中的西装。

沈岸回来就直接进了卫生间洗澡。他总说累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温存。

我拍了拍西装表面的灰尘，正想拿去烫一下，忽然整个人愣在原地。

我小心地翻开窄长的戗驳领，从中间缓缓抽出了一根青栗色的长卷发。

一瞬间，我的脑袋「轰」一下炸开，浑身如坠冰窖。

这颜色并不多见。

沈周懿前两天刚给我发了自拍，告诉我她染的新发色很显白，也邀请我一起去染个同款。

照片里的她就是这样颜色的头发，弯曲的弧度和长度也都吻合。

为什么要那么极力地邀请我呢？

我浑身发抖地想着。

是不是因为染了同款后，如果她再掉落头发，就没人会发现了。

沈周懿还是那个沈周懿，她从来都没变过。

故事的走向我没有猜错。

这使我又高兴又难过。

5

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过得浑浑噩噩。

工作的时候走神了很多次，连陈卓延走到我面前都没发现。

他弯曲手指敲了敲我的办公桌，神情严肃：「小懿这两天去你那了吗？她是不是心情不好？」

我抬起头呆呆看向他。

这人穿着合身的高级西服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与吃饭那天的年轻形象相距甚远。

他又变成了那个上司的上司，老板的老板。

但是与一开始又有一些微妙的不同。

至少，他会来主动找我了，因为我是沈周懿的朋友。

我们都是失意的可怜人，情场的战败者。

我冲他摇了摇头。

他轻叹了口气，正准备离开，却被我一把拉住了衣角。

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既细若蚊蝇，又震耳欲聋。

我说：「晚点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」

我知道自己醉了，醉得还不轻。

我忍不住絮絮叨叨地跟他讲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。

男人有多讨厌多虚伪，而友情又是多么的不值钱。

其实我大约能知道其中的原因。

沈岸真的很努力，一直在很认真地打拼，包括事业，包括爱人。

也许他确实是觉得我有一些配不上他，特别是当有了沈周懿作对比之后。

酒精麻痹了我的神经，一模一样的抱怨我不知道自己重复了多少遍。

直到陈卓延无法忍受，伸出手来想要扶我回去。

「呕。」

我一扭头，直直吐了一地，把最后的那点清明全都用在了控制自己不要吐他一身上。

陈卓延踌躇了一会，最后还是把一滩烂泥的我架起来扛在肩膀上，伸手招了辆出租车，去往最近的星级酒店。

他不知道我家在哪，顺路还让司机帮忙买了一瓶水给我漱口。

我被跌跌撞撞地扶下了车，差点在酒店门口和他滚作一团。

高级酒店的旋转大门金碧辉煌，亮若白昼的灯光照进眼底，总算让我混沌不堪的神志找回了一丝清醒。

我问他：「你讨厌我吗？」

命运真神奇。

他曾经是我高不可攀的存在，现在却在酒店门口耐心地听我扯皮。

这一切如果单靠我自己肯定无法做到，单单是他那个漂亮的模特女朋友就让我不知所措。

或许我该感谢沈周懿。

冰凉的晚风中，我看见他在轻轻摇头。

我的眼睛不停地冒出水来，着实无法遏制。

我只好迷蒙着眼睛看他。

「沈岸。」我抬起头，将嘴唇高高嘟起，如同一颗熟透的樱桃，等待着被人采撷。

我叫了别人的名字。

我还是害怕，害怕叫出那三个字后，一切会无法挽回。

又一阵晚风吹过，有点冷。

深色的夜幕中，凉月弯弯，我倔强地保持着这个姿势，一动不动。

我在等。

我等了很久。

终于。

一个轻吻落了下来，轻轻啄了一下我的嘴巴。

蜻蜓点水一般的。

一触即退。

我很快便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朋友之间的，近乎礼节性的亲吻。

我睫毛一抖。

眼泪掉了下来。

6

我的难过只有陈卓延知道。

我没有告诉沈岸，也没有告诉沈周懿。

姓沈的都是我的劫难。

有时候，我和陈卓延也会约着一起喝点小酒，但仅止于朋友。

他真的很好，既是高岭之花，又很洁身自好。

作为工作狂魔，他没有谈过多少次恋爱。丁青叫他疲惫，而沈周懿使他茫然。

但他依然在试图好好进行这场恋爱。

这些都是我和他之间的小秘密。

我的心在跳舞。

他本来是天上的星星，现在也降落了半个在尘埃里。

他变得我踮起脚、努努力也能够得着了。

只不过，对于我那些有关沈周懿的暗示性的只言片语，他并不愿相信，当然也可能是假装不信。

我一点都不着急，既然他不表态，那我也不表态。

只要我能肯定自己说的是真的，时间就会给我答案。

一切都很风平浪静，似乎从没有人走过岔路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走过了春夏，来到了八月。

对于即将到来的七夕，沈周懿打来电话，告诉我她今年要和陈卓延一起过。

我笑着说「恭喜」。

晚点时候，我终于等来了沈岸的短信，他说今天要加班。

我长吁了一口气，一点也不意外。然后给他回了个电话，用温和的语气软言叮嘱：「多注意身体，我在家等你。」

挂机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面对着空空荡荡的房子发愣，似乎全世界都只剩下秒针一格格跳动的声音。

这个美丽的夜晚，你会和谁一起度过？

和天上星吗？还是和给你带来背德的无上快乐的地上蛆呢？

我闭上眼缓慢地揣测。

这样的事，我做过无数次。

就像一只埋伏在黑暗里的昆虫，观测着，推演着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心里突然起了一个奇异的念头。

渐渐地，这个念头越来越响，到后来几乎像一口洪钟一样了，在我的心里一阵阵反复激荡。

我仿佛听见命运之神的召唤。

就是今天。

就是现在。

我几乎要狂笑出声。

我自认已经足够了解你。

我的付出即将收获丰厚的报酬。

我换上最美丽的裙子，化了十足精致的妆，出门前还从酒柜里精心挑选了一瓶尚未开封的好酒。

在这个献给情人的美丽夜晚，我一路狂奔回到公司，敲响了我老板办公室的门。

陈卓廷是工作狂，没事的时候他一定在这里。

果然，没一会儿就有人来开门。

我仰起头，看着他疲倦的脸庞微笑：「沈周懿没和你在一起吗？今天可是情人节。」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叹息。

也许他也在等，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

最后他还是败下阵来，问我：「你到底要干嘛？」

我打开手机，地图上有个绿色的图标在一闪一闪地跳动：「我想我可能知道她在哪，就是来问问你，想不想和我一起去找她。」

我提前在沈岸的手机里设置了允许共享位置。

地图显示他确实在办公楼，但是我有预感，他的身边一定还有另一个人。

我在办公楼下办了访客卡，前台小妹认识我，一切都很顺利。

就和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一样顺利。

还没等我和陈卓延踏进办公室的门，我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不可描述的声音。

男声女声都熟悉。

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沈岸应该是会穿着衣服，而她大约是一丝不挂，除了剥下来的内裤——这倒是可以高高吊在她某只抬起的脚上。

毕竟情欲要下等的才最快乐。

想必此刻的她，心中一定充满了胜利的欢愉。

「还要进去吗？」我冲陈卓延晃晃手里的美酒。

沈周懿确实美，远胜过我千倍万倍，她也有能力，将对我来说遥不可及的男人拉下神坛。

但在她不知道的地方，我已经替她落下了最后的审判之锤。

连带着陈卓延对她的最后一点留恋和不舍，一起锤死在了这场隐秘审理的法庭上。

他已经不会再茫然了。

「不用了。」陈卓延阴沉着脸，扭头就走。

为了让他们出来之后立即便可以快活地痛饮一杯，我将那瓶好酒，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了沈岸办公室外，距离门最近的那张桌面上。

想象着他们看到那一幕的情形，我恨不能现在就放声高歌。

我为了今天，等待了那么久。

我为了陈卓延，绕了这么一大圈。

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，毫不留恋地紧跟着陈卓延下了楼，去到地下车库。

我坐上车的副驾驶座，关好车门，按下隐私玻璃按钮，我可没有被别人拍下来的嗜好。

陈卓延居然在哭。

我的星星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

我探身过去，轻吻去他脸上的泪珠，他美丽的眼睛就这么看着我。

只看着我。

「我永远不会背叛你。」我说。

此刻的他距离我这么近，破碎的心触手可得。

是谁说的来着，情欲要下等的最快乐。

我俯下身，拉开了陈卓延的裤子拉链。

这次他总算没有拒绝。

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我可真是一个好学生。

美丽温柔的七夕夜，只献给有准备的人。

7

后来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，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。

我绝对不可能浪费机会，赶紧趁热打铁，早早就拉着陈卓延领证。

我们签订了婚前协议，出轨的人净身出户。

我和陈卓延都需要这样的安全感。

这一场恋爱费了我太多功夫，急需一锤定音。

沈周懿还是没有结婚，她仍然在不同的男人身边辗转，体验猎杀时刻。

她还在追求胜利吗？我不知道。

我已经，完全，没有兴趣知道了。

冷眼刷了一会她的朋友圈后，我抬手按灭了屏幕。

那晚过后，沈岸仿佛知道了些什么，删除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。

我知道，他不是因为愧疚，而是觉得丢人。

而沈周懿那边，估计陈卓延已经私下里找她摊过牌了。

他们两个都没有再联系过我。

我不会拉黑沈周懿，因为偶尔还会在她的社交状态里找找乐趣，毕竟她真的教我良多。

我很感激她。

室内开了足够的暖气，窗外的冷风行进到此也变得温柔。

身体高潮后的余韵还没有散去，我侧过身，细细地端详陈卓延陷入熟睡后的侧脸。

他均匀地呼吸着，神情平静而满足。

我的目光近乎贪婪，一一扫过他光洁的额头、挺直的鼻梁、红润的嘴唇，最后落在他锁骨处凹下去的小窝上。

他终于不再是我上司的上司，也不是我老板的老板。

第一眼看到这个男人，我就知道我本不应得到他，但又十分渴望。

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他的眉骨，继而滑到他的脑后，手心里是他柔软微湿的头发。

我的心潮涌动，满足感几乎满溢出来。

我爱沈岸吗？也许有一点点。但他太矮啦，矮到我稍微踮一踮脚就能够到。

我要的从来都是天上星。

只不过彼时的陈卓延事业有成，女友漂亮，我不过是助理的助理，连他的一片衣角都触碰不到。

我打不赢。

我们之间隔着看不见但摸得着的厚厚的壁。

我的人生本来应该永远待在台下，作为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，远远地仰望这颗星星。

爱情的游戏，是我先动心，先动心的人永远只能做输家。

幸好我有一个优秀的猎手。

从小我就样样不如她，既没有她漂亮，更没有她聪明。

但是她强势、好战，对得不到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心。

沈岸这样的，绝对是她的菜。但我要把沈岸牢牢藏起来，假装他很重要，再假装一不小心被她发现。

要让她看得见，摸不着。

心痒痒，牙痒痒。

沈周懿忍不了，她怎么能允许一片懦弱的、笨拙的绿叶拥有她都没见过的好玩的东西？

幸好我足够了解我的猎手。

虽做不成猎手，但我可以做一名渔夫，只要将已被射落的受伤猎物收进网中，打捞上岸，再好好呵护。

这是我坠落凡尘的星星。

似乎是在睡梦中也感受到了我来回往复的视线，陈卓延艰难地睁开了眼，又困倦地闭上，他有些疑惑地轻声呢喃：「不睡

吗？」

「睡。」我往被子里埋了埋，将他的脑袋轻轻揽入怀中。

睡吧。

睡吧。

天上星，亮晶晶。

深沉的夜空中，星光闪烁，柔和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在浅色的被面上。

我面带微笑闭上了双眼。

今夜也将是一场好眠。

作者：绮野春眠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